

# 列藏本《石头记》正文及其校勘(续)

胡文彬

## 一、小序

拙文《列藏本石头记正文及其校勘》<sup>①</sup>发表后，红学界的一些朋友来信询问有关列藏本的正文和批语的情况，关注之情使我甚为感动。据庞英先生函告，列藏本已决定影印，估计二三年内可与读者见面。有关列藏本的批语，除潘重规先生作过介绍外，我们所知甚少。不久前，庞英先生辑录了列藏本全部批语，交由《红楼梦研究集刊》发表。正文部分，又蒙庞英先生寄赠部分原抄本复印及照片材料。为提供给红学界同道研究参考，依前文体例加以校勘，公之于次。

## 二、正文及校勘

### 第一回

(1) 列藏本：……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傍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

〔校记〕甲戌、庚辰、甲辰、程甲本同，己卯本缺。“狭”，梦稿本作“小”。“人”，戚序、蒙府本无。“傍”，戚序本作“旁”。“费”，戚序、蒙府本有“废”字，系批语混入正文。

(2) 列藏本：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

为望族了。

〔校记〕庚辰、甲辰本同，己卯本缺。“贤”，梦稿本作“妾”。“不”，甲戌本作“无”。“甚”，蒙府本原作“堪”，圈去“土”字旁。“便”，程甲本无。

(3) 列藏本：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到是神仙一流人品。

〔校记〕庚辰、戚序、梦稿本同。“因这……为念”，己卯本缺，余同。“因”，甲戌本作“只因”。“观”，蒙府本原同，点去旁添“看”字。“修”，蒙府本原同，点去旁添“玩”字；程甲本作“种”。“到”，甲辰、程甲本作“倒”。“品”，程甲本作“物”。

(4) 列藏本：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纪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一日炎暑永昼，士隐于后……

〔校记〕“年纪”，甲戌、己卯、庚辰、戚序、蒙府、甲辰、梦稿诸本作“年已”；程甲本作“年过”。“英莲”，己卯、庚辰本作“英菊”。“炎暑”，诸本作“炎夏”。

列藏本：……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穷亲友，想

<sup>①</sup> 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66—72页。

定是此人无疑了。

〔校记〕“周济”，甲戌、己卯、戚序、蒙府、梦稿本作“通济”；程甲本作“周济他”。“没甚”，戚序、蒙府本作“无甚”。“贫穷”，庚辰、戚序、蒙府、甲辰、程甲本作“贫窘”。“想定是此人无疑了”，甲戌本作“想定系此人无疑了”；己卯本作“想来定是此人无疑了”；甲辰本作“想一定就是此人”；程甲本作“一定就是此人。”

(1) 列藏本：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更狂喜不禁。

〔校记〕“想来”，甲戌、戚序、蒙府、甲辰、程甲本作“想”，无“来”字；庚辰本作“思想”。“回头两次”，甲辰、程甲本作“一两次”。“回了头”，戚序本作“回头”。“自为”，程甲本作“以为”。“于他”，己卯本作“于化”；梦稿本作“与他”。“更”，诸本作“便”。

(7) 列藏本：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也。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

〔校记〕甲戌、己卯、梦稿本同。“自为”，甲辰、程甲本作“自谓”。“是个”，甲辰本作“是一个”。“英豪”，庚辰本作“英雄”。“雨村打”，戚序、蒙府本无。“自便出门去”，程甲本作“自便门出去”。

## 第二回

(1) 列藏本：……书识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忙请教其端的。

〔校记〕“识字”，甲戌、庚辰、蒙府、甲辰、程甲本作“识事”；己卯本原作“识事”，后旁添红笔“字”。“玄”，蒙府、甲辰、程甲本作“元”。“这样”，梦稿本作“这等”。“其端的”，甲戌、己卯、庚辰、戚序、蒙府、梦稿、程甲本无“的”字，

甲录本作“其故”。

(1) 列藏本：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原作“德”，圈去，旁添“恶”字）两种，余者皆无大异。”

〔校记〕甲戌、己卯、庚辰、戚序、蒙府本同。“两种”，甲辰、程甲本无。“者皆”，梦稿本无。

(2) 列藏本：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

〔校记〕“则应运”，甲辰本作“到应运”。“应劫”，诸本作“则应劫”。“周孔”，甲戌本作“周召”；己卯、梦稿本作“周公”；庚辰本原作“周召”，圈去“召”字，旁添“公”字；戚序、蒙府、甲辰、程甲本作“周召”。“孔”，梦稿本作“孔子”，下无“孟董”二字。“张朱”，己卯、甲辰、梦稿、程甲本作“朱张”。“皆应运而生者”，戚序、蒙府本于“者”字后多“大人者，修治天下”七字。

(4) 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秦桧等，皆应劫而生。

〔校记〕甲戌、己卯、甲辰、程甲本同。“蚩尤”，戚序本无；蒙府本作“虽有”。“桓温”，庚辰本作“恒温”；梦稿本作“恒文”。

## 第三回

(1) 列藏本：……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的係何人，这样放诞无礼。

〔校记〕“黛玉”，己卯、庚辰本作“代玉”。“纳罕”，戚序本作“纳想”；蒙府本作“约想”；甲辰、程甲本作“思忖”；梦稿本作“暗想”。“道”，己卯本原无，红笔旁添。“这些人”，己卯、梦稿本作“这里人”。“皆”，梦稿本无。“恭肃严整”，甲辰、程甲本无。“如此”，梦稿本无。“这里来的係何人”，甲戌、庚辰、戚序、

蒙府本作“这来的系谁”；己卯本原作“想来是谁”，点去“想”字，红笔添“这”字“来”字下添“者系”二字，点去“是”字；梦稿本作“此来是谁”；甲辰、程甲本作“这来者是谁”。“放诞”，甲辰、梦稿本作“放荡”。

(2) 列藏本：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环围拥着一个人，从后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

〔校记〕“想时”，己卯、梦稿本作“正想时”。“丫环”，己卯本原作“丫头”，点去“头”字，红笔旁添“环”字；梦稿本作“丫头”。“围”，甲辰、程甲本无。

“一个人”，甲辰、程甲本作“一个丽人”。“后门”，甲戌、庚辰、蒙府、甲辰、程甲本作“后旁门”；己卯本原作“后房”下红笔添“门”字；梦稿本作“后房”。“这个人”，梦稿本作“这人”。“姑娘”，甲戌本作“姊妹”；甲辰、程甲本作“姑娘们”。

(3) 列藏本：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

〔校记〕“彩绣”，庚辰作“彩袖”；戚序、蒙府、甲辰本作“彩绣”；己卯本原同，“绣”字旁红笔加“袖”字；梦稿本从“彩绣”至“仙子”句无。“恍若”，甲戌本作“恍如”。“神妃”，甲辰本作“神飞”。“代”，甲戌、庚辰、梦稿本作“带”；戚序、蒙府、甲辰、程甲本作“戴”；己卯本原同，点去旁红笔添“戴”字。“搯”，甲戌、戚序、蒙府本作“挂”；庚辰、梦稿本作“挂”；己卯本原作“挂”，红笔改为“挂”字。

(4) 列藏本：项上戴着赤余盘螭瓔珞圈，裙边繫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珮。

〔校记〕“项上”，庚辰本作“顶上”；戚序、蒙府本作“项下”。“代”，甲戌、梦稿本作“带”；戚序、蒙府、甲辰、程甲本作“戴”。“豆绿”，己卯本二字下红笔添

“色”字；庚辰本作“绿色”。“双衡”，戚序、蒙府本作“双鱼”。“比目”，己卯本原同，点去“比目”，旁加“皆”字；庚辰本作“皆”。“裙边”至“珮”一句，甲辰、程甲本无，另作“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珮”，梦稿本作“佩”。

## 第十六回

(1) 列藏本：宝玉便扫了兴头，只得付之无可奈何，且自候静养，待大愈时再约。那凤姐已得了云光的回信，俱已妥协，老尼达和张家。

〔校记〕“兴头”，甲辰、程甲本无“头”字。“付之”，甲戌、己卯、庚辰、戚序、蒙府、梦稿本作“付于”；甲辰、程甲本从“只得”至“再约”作“然亦无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议了”，“待”，甲戌、己卯、庚辰、戚序、蒙府、梦稿本无。“候静养”，甲戌、己卯、庚辰、戚序、蒙府、梦稿本作“静候”。“凤姐”，甲戌、己卯、庚辰、戚序、蒙府本作“凤姐儿”。“已得”，甲戌、己卯、庚辰、戚序、蒙府、梦稿本作“已是得”；甲辰、程甲本作“却已得”。

(2) 列藏本：果然那守备忍气吞声的收了原聘之物。谁知那张家父母如此爱势贪财，却养了一个知义多情女儿（“兜”字旁添）。

〔校记〕“那守备忍气吞声的”梦稿本作“忍气吞声的那守备”；甲辰、程甲本无“的”字。“收了原聘”，庚辰、戚序、蒙府、甲辰本作“受了前聘”；甲戌、己卯本作“收了前聘”；甲戌、己卯本作“收了前聘”。“那张家父母”，甲戌本作“那个张财主”。“如此”，甲戌本作“虽然如此”。“爱势”，戚序本作“畏势”；蒙府本作“受势”。“那张……贪财”，甲辰本作“爱势贪财之父母”。“一个”，梦稿本无“一”字。“知义”，甲辰本作“和义”。“多情”，诸本作“多情的”。

(3) 列藏本：闻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条麻绳悄悄的自缢了。那守备之子闻得金哥自缢，他也是个极多情的，遂也投……

〔校记〕庚辰、戚序、蒙府本同。“父母”，甲辰、程甲本无。“前夫”，甲戌本作“亲事”；甲辰、程甲本在“前夫”下多“另许李门”四字。“他”，梦稿本无。

“便”，梦稿本作“便将”。“麻绳”，甲戌本作“绳线”；甲辰、程甲本作“汗巾”。

“自缢了”，甲辰、程甲本作“寻了个自尽”。“闻得金哥”，甲辰、程甲本作“闻知金哥“极多情的”，甲辰本作“情重”；程甲本作“情种”。“遂也投”，甲辰、程甲本作“遂投”。

### 第六十七回

(1) 列藏本：石头记第十七回愧土物掣脚念故里讯家童凤姐蓄阴谋（回目竖排二句并列）

〔校记〕庚辰无。“石头记第六十七回”，己卯本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第六十七”；戚序、蒙府本无“石头记”三字；甲辰、梦稿、程甲本作“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愧土物……蓄阴谋”，戚序、甲辰本同；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作“见土仪掣脚思故里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2) 列藏本：话说尤三姐自戕之后，尤老娘以及尤二姐、贾环、尤氏并贾蓉、贾琏等闻之，俱各不胜悲恸伤感，自不必说。

〔校记〕“自戕”，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作“自尽”。“以及”，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作“合”。“尤二姐”，己卯、蒙府、程甲本作“二姐儿”；梦稿本作“二姐”。“贾环”，戚序、梦稿本无；己卯、蒙府、甲辰、程甲本作“贾珍”。“尤氏至贾蓉”，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无；戚序作“尤氏并贾珍、贾蓉”。“闻之”，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无。“俱各”，己卯、蒙府、甲辰、梦稿、程甲本无。“悲恸伤感”，戚序本作“悲伤”；蒙府本作“忍

痛”；甲辰、梦稿本作“悲痛伤感”。

(3) 列藏本：忙着人治买棺木盛殓，送往城外埋葬。

〔校记〕甲辰本无。“着”，己卯、梦稿本作“命”；蒙府、程甲本作“令”。“治买棺木”，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无。“城外”，戚序本无。

(4) 列藏本：却说柳湘莲（原作“香”，旁添“湘”见尤三姐身亡迷性不悟，尚有痴情眷恋，被道人数句偈言打破迷关，竟自削发出家，跟随疯道飘然而去。

〔校记〕“却说”，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无。“尤”，己卯、梦稿本无。“迷性……尚有”，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无；甲辰作“亦迷性……”。“被”，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作“却被”。“偈言”，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作“冷言”。“削发”，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作“截发”。“随”，甲辰本无。“疯道”，戚序本作“道士”；蒙府、程甲本作“疯道人”；己卯、梦稿本作“这疯道人”。

(5) 列藏本：（床沿）上放着一个活计篋篋儿内，装着一个大红洋锦的小兜肚。袭人说：“奶奶一天七事八事的，忙的不了，还有工夫作活计么？”

〔校记〕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无。甲辰本同列藏本。“篋篋”戚序本作“篋罗”。

(6) 列藏本：凤姐说：“我本来就不会作什么，如今病了才好，又兼着（原作“着兼”，勾乙）家务事闹个不清，那里还有功（原作“工”，后加“力”边）夫作这些呢！”

〔校记〕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无。“才好”，戚序本作“纔好”。“又”，戚序本无。“闹个不清”，甲辰本作“闹一清早”。

(7) 列藏本：要紧要紧的我都丢开了。这是我往老太太屋里请安去，正迂薛姨太太

送老太太这个洋(旁添)锦。老太太说,这个花红柳绿的到对,给小孩子们作小衣小袋儿的,穿着到好顽呢!

〔校记〕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无。

“要紧”,戚序本二字无。“正迂”,戚序本作“正迂见”;甲辰本作“迂见”。“薛姨太太”,甲辰本作“薛姨妈”。“这个”,戚序本作“这些”。“洋锦老太太说”戚序本无。“作”,戚序本作“做”。

(8) 列藏本:因此我就问老祖宗讨了来了,还惹的老祖宗说了好些顽话,说我是老太太的命中小人,见了什么要什么,见了什么拿什么,惹得众人都笑了。

〔校记〕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无。

“我就问”,甲辰本无“就”字,“问”作“同”。“拿”,戚序本作“掣”。“惹的”,甲辰本作“惹得”。“见了什么拿什么”,甲辰本无“了”字。“惹得”,戚序本作“惹的”。

(9) 列藏本:你是知道我是脸皮儿厚,不怕说的人。老祖宗只管说,我只管装听不见,拿着走。所以才交给平儿,先给巧姐儿作件小兜肚穿着顽。剩下的等消闲有工夫再作别的。

〔校记〕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无。

“我是”,甲辰本作“我”。“装听不见”,戚序本作“粧不听见”。“作件”甲辰本作“做件”。“拿着走”,戚序本无;甲辰本作“拿着就走”。“才交”,戚序、甲辰本作“纔交”。“先给巧姐作件”,戚序本作“给巧姐先作件”。“顽”,戚序本无。“剩下”。“再作”,戚序、甲辰本作“再做”。

(10) 列藏本:袭人听毕笑道:“也就是,奶奶才能勾沏的老祖宗喜欢呢”(原作“罢烈”点去二字,旁添“呢”字)伸手拿起来一看,便跨道:“果然好看,各样颜色都有,好材料,也须……”

〔校记〕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无。

“才能勾沏”,戚序本作“纔能勾沏”;甲

辰本作“纔能彀沏”。“喜欢呢”,戚序本作“喜欢罢咧”;甲辰本作“喜欢罢”。

“拿起”戚序本作“掣起”。“材料”,戚序本作“裁料”。

## 第七十九回

(1) 列藏本:薛蟠也实不能下手,只得乱闹(“闹”原作“闻”圈去旁加“闹”字)一阵罢了。如此习惯成自然,金桂反越发长了威风。

〔校记〕诸本作八十回正文。“乱闹”,甲辰、程甲本作“乱了”;梦稿本原作“看闹”,划去旁加“乱了”。“一阵”,庚辰本作“了一抽”,点去旁加“一会子”。

“如此”,庚辰、程甲本作“如今”;梦稿本原同,划去“此”字,旁加“今已成”。

“习惯成自然”,程甲本作“已成习惯自然”;梦稿本原作“习惯成自家闹”,圈去“家闹”,旁加“然”字。“金桂反”,庚辰、戚序、蒙府、甲辰、梦稿、程甲本作“反使金桂”。“越发长了威风”,甲辰本作“越长起威风来”;程甲本作“越长威风”。

(2) 列藏本:薛蟠越发软了气骨,虽是香菱犹在,却亦如不在的一般。纵不能十分畅快,也就不觉礙眼了。

〔校记〕甲辰、程甲本无此句。梦稿本原有此句,“虽是”作“虽然”;“亦”作“视”;“纵”作“虽”,“觉”作“大”;后划去。“越发”,庚辰本无“越”字,“发”字点去,旁添“反”字。“一般”,庚辰本原作“一搬”,点去“搬”字,旁添“般”字。“纵不”,庚辰本原同,点去“纵”字,旁添“搯”字;戚序、蒙府本作“虽不”。“畅快”,庚辰本作“畅快了”;戚序、蒙府本作“畅意”。“不觉”,庚辰本作“不觉的”;戚序本作“不觉他”。

(3) 列藏本:且姑置不究,如今又渐次寻趁宝蟾,宝蟾却不比香菱的情性,最是个烈火干柴。

〔校记〕“且……如今”,甲辰、程甲本

无；梦稿本原同，划去。“姑置”，戚序本作“姑置之”。“如今”，庚辰本作“如此”。“寻趁”，戚序本作“寻趁上”；蒙府本原同，点去旁加“辱嗔”；甲辰本作“寻嗔”；程甲本作“辱嗔”。“宝蟾却不比”，甲辰、程甲本作“宝蟾比不得”；梦稿本原作“宝蟾了却不比”圈去“了”，划去“不”，在“比”字下旁加“不得”。

“的情性”，甲辰、程甲本无；梦稿本“的性情”，划去旁加“止”字。“最”，梦稿本原同，划去。

(4) 列藏本：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脑后。近见金桂又作践他，他便不肯低服容让半点儿。

〔校记〕“忘在”，甲辰、程甲本作“放在”；梦稿本原同，圈去“忘”字旁加“放”字。“又作”，梦稿本原作“来作”，圈去来”字，旁加“又”字。“低服”，庚辰本原作“抵服”，点去“抵”字，改作“服低”；甲辰本作“服低”；梦稿本作“低头”，圈去“头”字及下一个“容”字。

“容让”，甲辰、程甲本无。“儿”，庚辰、戚序、甲辰、梦稿、程甲本无。

(5) 列藏本：先是一冲一撞的伴嘴角口，后来金桂气急，甚至于骂……

〔校记〕戚序、蒙本同。“角口”，庚辰本无“角”字，“口”字点去，旁加“次”字；甲辰、梦稿、程甲本无。“气急”，庚辰本无“气”字，“急”字下添“了”字。

“至”，庚辰本无，旁加“至”字。

(6) 列藏本：……哥儿明说了罢。宝玉道：“我问你可有贴女人的妬病没有？”王一帖（原作“贴”，圈去旁加“帖”字，）听说，拍手笑道：“这可罢了，不但说没方子，就是听也没听说过。”

〔校记〕“哥儿”，梦稿、程甲本作“二爷”。“女人”，戚序、蒙府本作“女人们”。“妬病”，庚辰本作“妬病方”；戚序、蒙府、甲辰本作“妬病方子”；梦稿、程甲

本作“妬病的方子”。“王一帖”，庚辰本原无，旁添“王一贴”；戚序、蒙府、甲辰、梦稿、程甲本作“贴”。“听说”，庚辰本作“道”；甲辰本作“听了”。“拍手……过”，庚辰本无。“没方子”，戚序、蒙府、梦稿、程甲本作“没有方子”；甲辰本“有方子”。“没听说过”，庚辰、甲辰、梦稿、程甲本作“没有听说过”。

(7) 列藏本：宝玉笑道：“这样还算不得什么”。王一帖（原作“贴”）又忙道：“这贴妬的膏药到没经过。”

〔校记〕“帖”，诸本作“贴”。“这”，庚辰本原作“的”，后点去“的”字。“妬”，庚辰本作“妒病”，“病”字旁添。“经”，庚辰本作“径”。

(8) 列藏本：到有一种汤药或者可医，只是慢些儿，不能立竿见影的效验。”宝玉：“甚么汤药？怎么吃法？”

〔校记〕“到”，甲辰、梦稿、程甲本无。

“慢”，甲后本作“漫”。“立竿”，甲辰、梦稿、程甲本作“立刻”。“见影”，梦稿、程甲本作“见效”。“效验”，戚序、蒙府本作“见效”；甲辰、梦稿、程甲本无。

“宝玉道”，庚辰本作“宝玉问”，“问”字旁添。“甚么汤药”，庚辰、戚序、蒙府本作“什么汤药”；甲辰、梦稿、程甲本作“什么汤”。“怎么”，庚辰本原无“么”字，旁添。

(9) 列藏本：王一帖（原作“贴”）道：“这叫作疗妬汤。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锺，梨熟为度，每日清早吃一个梨，吃……

〔校记〕“帖”，诸本作“贴”。“秋梨”，诸本用“用极好的秋梨”。“三锺”，诸本作“三碗”。“清早”，梦稿、程甲本作“清晨”。“吃一个”，庚辰本原作“吃这一个”，点去“这”字；戚序、蒙府、甲辰本作“吃这么一个”；梦稿、程甲本作“吃这一个”。

### 三、校后记

通过前面六回片断正文的校勘,对列藏本的版本系统、文字与诸本的比较,我觉得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1) 从版本系统上看,列藏本与己卯、庚辰、戚序本应属一系。从正文上看,列藏本与己卯、庚辰、戚序本相同较多,而与其它抄本正文差异较大。但从第一回中的“英莲”、“炎暑”看,己卯、庚辰本作“英菊”、“炎夏”,列藏本似乎是晚于甲戌本的另一系统的本子,而与甲辰、程甲本绝对不可能属于同一支系。

(2) 列藏本第六十七回,从回目到正文与戚序本接近,与其它诸本相去较远。因己卯、庚辰本原缺这一回难于比较,而已卯本

后补文字当属另一系统。

(3) 列藏本第七十九回包括他本第八十回的内容,尚未分回,也无分回的标志,这也说明列藏本与现存诸本的特殊差异,应属于诸本之外的一支系。但这一回文字与庚辰本第八十回正文较接近,所以我以为列藏本当于庚辰本之同一时期或稍前。就是说,列藏本是庚辰秋月定本之前的一个过录本,庚辰秋月或稍前的己卯冬月本时才行分回。这样列藏本虽属己卯、庚辰本一个支系,但它尚未经己卯、庚辰两次评阅,故文字上与己卯、庚辰本小有差异。

(4) 根据列藏本独有的第六十四回、第六十七回的正文和回前诗评、回前总评的特异现象,以及第七十九回与第八十回尚未分回的情况,我仍然怀疑列藏本应属于“三阅评本”系统。

(上接13页)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创立了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理论。当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股份公司的时候,马克思指出:“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sup>①</sup>这里所说的“扬弃”是指在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内“扬弃”了私有的形式而保持着私有的本质。

资本主义信用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开始,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是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深化。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进行的。它们都只是在不同的形式上表现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变化的辩证法。因此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我扬弃而建立。

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确实又进了一步。那就是它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更为充分的客观条件。列宁说:它“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sup>②</sup>他还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sup>③</sup>

因此,所谓混合经济制度越成熟,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成分也越发展,也就意味着通向社会主义的准备工作越充分,“入口”也越大,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也越容易。混合经济制度的命运,如此而已。它既不能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会自发地长入社会主义。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第49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13—229页。

③ 同上,第164页。